

黄桷树文学丛书
HUANGJUESHUWENXUECONGSHU

山 风

戴玉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山 风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247-77/16

山 风

戴玉泉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风/戴玉泉 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3

(黄桷树文学丛书;1/黄济人 主编)

ISBN 7-80099-546-1

I. 山… II. 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69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010)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80 千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099-546-1/I·92 定价:148.00 元(全 10 册)

本册定价:18.00 元

此书谨献给父母

——作者

目 录

遮雨非都是伞	(1)
土家女	(18)
难说小镇	(28)
褐蚂蚁	(36)
蛇谷	(48)
川牌	(56)
山风	(67)
和尚坟	(75)
某年七月某日	(82)
路人	(90)
噱头	(110)
我,丈夫和他们	(122)
活井	(139)
死井	(159)
玩笑	(171)
槽房	(178)
江畔	(193)
等待	(204)
国境线	(219)
兽性	(224)

遮雨非都是伞

是下半夜了，空气依然闷热，热得歇在老柳树上的知了偶尔也会发出吱吱的叫声。栏圈里，洗澡水滴响粪池，惊醒睡梦里的猪，嗷嗷起来拱小艾臀部。刚刚扬完谷场，灰与汗裹沾身子，毛毛刺刺令人难耐。小艾浇湿全身，抹着香胰子，即听见聋二来屙尿。

月色染至屋檐，怎么也照不到栏圈里，小艾在阴暗处洗得自在。小艾屈指叩叩栏门，聋二啊啊作反应，小艾叩着说：“你走，收工去河边滚趟水，抓紧时间回家睡觉。睡不上三、四个钟头又要下田割谷了。”

从栏里可以望见萤火虫飞越田野。这期间小艾狠扇拱臀的猪一巴掌，那畜牲咕咕卧回自己粪便堆里。突然她眼前一亮，聋二居然就在栏外擦火柴抽烟。半尺长的烟杆，铜头铜尾斑竹身，从前悬有枯枯的黑黑的香香的一饰物，眼下是光光的一杆直。聋二点燃烟，却把火梗扬得高高的。他听明白小艾的意思，笑着比一个头发长的手势，意为：“女子家，农忙季节你们不经磨。”继而，聋二将火梗指指天，祈求近两日不要打雷下雨。

月光照着空旷的打谷场，场上零乱堆放着连枷、杈、木掀、箕、筐以及聋二的衬衣。聋二吮吮几乎被火柴烧到的手指，扣起裆门，捡起衣衫走了。

小艾端起桶，哗哗冲掉身上的臊子沫。她望一眼月色中走远的聋二，他衔的烟火点像萤火虫般闪烁。聋二双腿短又粗，是个好劳力，所以她的男人要她请他来帮工。小艾穿戴好以后，打开猪栏门钻出来时，想起未出嫁的时候自己和姨表妹打的那则关于门门的谜语：

巷巷去巷巷来

巷巷死巷巷埋

知了挂在柳梢，不知要叫到几时才止。老柳就在地坝边，柳冠上空天蓝蓝的。地坝晒着粮食，小艾踩在上面滑旱冰似的，从这边走向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平展的谷场于是像作业本形成一行行格子。做完作业，小艾站到老柳荫下，摘掉草帽仰视谷草垛。

枯黄的谷草围住树根码堆上去，老柳宛然一株大菇菌。以防入秋的季节，雨说哪天下就哪天下个没完，聋二骑在垛子上扎草把子搭斜顶。这样，下再大的雨也不至于顺树干流入霉烂垛心。柳梢碰着聋二脸颊，知了就挂在眼前的枝条上聒噪，猛然间聋二两手神经质一捧，吱叫戛止。

小艾摇草帽，招呼聋二下来歇歇气。

聋二没睬，捉逮知了一门心思当杂儿把玩，指甲抠一下蝉肚它吱一声，抠一下吱一声。然后聋二才纵身一跳，脚着地时人一坐蹲。逗起小艾笑这聋哑人显本事，活该摔痛臀肉。小艾冲聋二扇

一通草帽，继而掀起她自己汗湿的胸衣，大肆往里面扇凉。

地坝由石板铺就，石缝都泥了水泥。聋二忍痛而起，对小艾有些恨痒痒。他抠几下知了肚，冷不防扔向她衣领空处，蝉翼自胸房扑闪至腹上，有被挠痒的感觉，小艾急躁脚，同时慌忙拉出扎进裤腰的衣摆抖。把黑黑的知了抖下地，力图一脚踩死，却看出这朵儿很有点像以前悬吊聋二烟杆下的饰物，于是将那一脚子踹向聋二说：“浑！头上长疮。”踹歪了脚趾，小艾做独脚鸡，揉着脚趾又打手势说：“脚底板流脓。”这下轮到聋二格格笑，声调犹如深山老洞的魔鬼发出。

摔下的知了翅膀重又开始扇动，操纵自身在石板上疯旋着陡然飞起来，飞过高高的老柳。那些纤纤柳枝被日头晒得蔫茸茸。聋二张望知了飞到看不见的时候，陡地收敛怪笑，乱打哑语：“啊呜啊呜……”宛然冥冥中有某种感应，聋二撞开小艾，毛躁躁往家蹿。由于躲闪不及，小艾遭撞个背抵草垛。小艾冲聋二背影吵：“鬼牵起在走。”草垛抵得她像背贴一笼火炭，这糙辣的天气！

日头白炽，正当捱近晌午。在村里，聋二一向是帮谁家的工吃谁的饭。可是眼下他走了，小艾只好进屋去端杂杂汤，准备送午饭上门。杂杂汤一大早就煮起的，舀在瓦煲里，到现在凝得粥不像粥汤不像汤。小艾从泡菜坛子摸几只盐蛋，下锅煮时，聋二把他老娘驮了来。小艾没想到，只说：“恁毒的日头！”当然聋二听不见。唯独聋二跟这细脚婆过日子，他有得吃这老娘也有得吃。

当然细脚婆听得出小艾的意思。落座以后，细脚婆叨说：“聋二犟牛一条，我经不住驮。经不起！遭他驮来混一顿也算一顿。”

农家饭不分人多人少，只是多摆双筷子的事。小艾笑脸相待，忙舀三碗杂杂汤上桌。聋二的吃法像猪拱食，嘴埋碗里老一阵不

见抬起，眨眼工夫就要舀第二碗。细脚婆咀嚼着说：“饿痨饿像！把你从三、四岁开始抱养，算来也有三四十个年头，你始终端正不起来。”

小艾说：“吃得才做得，才有力气干活儿。有机会我催催我那不回家的人，把聋二弄到预制场下力也成，挣几个钱来称盐打油，买布缝你们娘儿俩的穿的。”

小艾将盐蛋磕磕桌腿，拿给细脚婆说：“这个提口味。”

一股臭气顿时弥散，逗引绿头苍蝇嗡嗡飞。聋二抽抽鼻，挥筷赶一赶盐蛋破口处的苍蝇，涌出蛋壳里的全部内容，端起碗喂老娘吃。细脚婆顺从着说：“梗死我，也算你尽了孝道。”又说：“憨头聋耳的，我死了不障你眼睛。”

见这娘儿俩很随和，小艾便挥刷把打那些满屋子乱飞的苍蝇，接着去洗煲锅煮猪潲。小艾胸如小谷堆，腰身柳条细，在灶台前扭得活泛。

“没得见过。”细脚婆掐一掐聋二臀肉说。眼向小艾的聋二醒豁过来，忙把碗里剩粥舔舔，背起老娘回家。

小艾追到门口，拿草帽给细脚婆戴：“恁毒的日头，驮来驮去就怕发痧。”

细脚婆还在掐聋二肩肉说：“真是没得见过。”

打发走这娘儿俩，小艾一眼瞅见板凳下有支烟杆。无疑是聋二丢下的，平素一概都是别在他腰后。小艾拾起烟杆，那枯枯的黑黑的香香的饰物又在她眼里晃荡。小艾想不通他男人家要那饰物去派了怎样的用场。

小艾给聋二送烟杆过去。

堰渠坎子路从小艾家地坝边绕出去，绕过山嘴便到了聋二家

门前。屋里光线很暗。细脚婆端坐堂屋，像罗汉那样挎着上衣，任聋二在她背脊一下下揪痧，发出嘎嘣嘣的声响。见小艾跨入门槛，细脚婆就说：“看不出你嘴巴抹了鸡屎，一说发痧，回来我就发痧。”

聋二吐泡口水打湿手指，揪得细脚婆老嘴不住地斜歪。小艾皱皱眉说：“去舀碗清水。”把烟杆给聋二，挤开他，由她来揪痧。她在水碗里浸润了手指说：“细脚婆，揪痛了就叫我轻点揪。”

细脚婆的脊皮瘦巴，揪起来几乎没什么肉感。小艾看看满口黑狗屎烂牙的聋二。屋檐下晾有叶子烟，聋二摘几匹下来，圪蹴在门槛前裹得细心。小艾就问：“聋二四十出头不是？”

细脚婆却说：“人老痧深重，这半天揪出来没有？”

小艾说：“才先，聋二恁重的指钳也没见揪出来。”于是细脚婆指指屋外，让聋二去找碎瓦块。她对小艾说：“才先你问聋二岁数，是想给说媒？四十好几喽！抱养他的时候，脚脚手手好比四支干柴棍。长成眼下这牛架子，你又何必弄他进城做工。有恁好的门道，不如叫二福子弄你。”

小艾说：“要弄我还不容易，只在早迟。”二福子便是她那不回家的男人。

一会，聋二找来瓦块，在细脚婆背脊很快刮出红紫痧痕，心头舒适了些。细脚婆要聋二再刮她胸口。且问：“眼下二福子在城里做哪样事？”

小艾说：“在城关办预制场。”

“制哪样？”

“制造修建高楼大房的水泥板。”

“嗨，听口气倒像是做大事情。二福子人精，极小就把聋二当牛使，是个将才。不过我得教你一手，把男人的绳索，要套得越紧

越好，稍有放松，暗地纳妾养小的名堂就出来了。”

好在聋二不知老娘在说些啥。小艾脸臊，忙岔说：“秋来还有知了叫，吵人心慌。”

聋二衔着烟杆一连串响屁。细脚婆说：“年年大概都叫到这个时候，不止是今年。怪你年纪轻轻，上我这把岁数就不觉得吵了。”

又是远远的知了声，小艾就说：“以前聋二烟杆上吊的窠儿就像只知了。”

细脚婆说：“你见过？”

小艾把说的话意打手势传达给聋二，却见聋二着急在使眼色。她说：“我和二福子都见过，香得醉人。不知是何物？”

细脚婆顾惜地说：“龙香液，拿我黄花换来熏旗袍缎子的。结果聋二拿去不当精宝卵，屙屎屙尿也抽烟。不经心焚断吊绳掉下粪池。叫他脱光了下去摸没摸着，挑干一池子粪水也没见着。”

那窠儿的下落其实并非是这样。只因一时难明白聋二着急的神情，小艾就说：“我在这里耽搁不起，得回去晾晒那一坝谷子。”细脚婆的胸萎缩得不见肉疙瘩，乳晕恰似两块老旧的疤。小艾边说边替她穿上挎起的上衣，即走。

“你的草帽。”随细脚婆这话，聋二追出来，把老娘戴回家的那顶草帽扣给小艾。小艾呢，撕撕自己嘴巴，责备聋二诓哄细脚婆。然后她手由低到高，一梯梯比说：“细脚婆把你从小养大成人呢。”

栏里那头母猪，近来整日价嗷嗷叫，老啃栏木。小艾去到聋二家，交他一张十元票。聋二心中有数，转交给老娘。当即牵出栏里种猪。细脚婆叮嘱：“完事后要喂饲料，要喂热的，不要喂冷的生的。”

猪儿不亦乐乎跟着聋二走，这畜牲知道要去干啥。走着，小艾

笑他养母精打细算，并做一个拨算盘的动作。见聋二不睬，她又竖一下大拇指说：“现在人人都会挣这个。”她做个捻钱的动作。“我老公也忙着挣这个。”

聋二摇头，食、拇指作镜圈往眼上一照，以示：“久不见他回村。再忙，钱也挣不完。”

小艾指聋二说：“你，”又指远方，“也进城挣钱，想不想？”

看看手牵的绳索，聋二嘿嘿一笑。

到家后，小艾打开栏门，放出白又高壮的母猪。种猪矮遏瘦小，靠上去几乎是站立着。聋二蹲在旁边以手助劳，就像平素裹叶子烟般漫不经心。然而小艾胸内一时憋闷，慌张进屋宰南瓜、地瓜、洋芋，加苞谷粉子煮了一大锅。烧火前她不免照照镜子，梳梳头发。

灶膛，火哄哄在笑。火笑有稀客来，她特别想二福子今晚回来。能回来当然好，能回来当然是我心诚。小艾不时舔舔被燎出灶门的火烤得干燥的唇。这时聋二进屋洗手，然后衔烟杆凑近灶门。侧观他脸庞，轮廓极其粗糙。小艾取一根燃烧的苞谷秸。聋二点着火打手势，意说：“村前村后，凡是被我牵猪交媾过的，养下的猪崽一窝顶多18只，最少不下于10只8只。”烟从他嘴角飘过来不大好闻。小艾屈腿坐在柴草堆，只顾往灶里塞柴草，于是从灶门飘出的烟更呛人。聋二抓火钳捅灶膛：“人要实，火要空。”紧接着他怔住，因瞟见小艾脸蛋子绯红绯红。

锅里，猪食煮得咕咕响。小艾凝视着火光中出现的二福子，完全忽视了聋二在闷闷抽烟。忽然觉得被扳住肩膀，小艾顿时瘫倒于柴草堆。蝉翼在感觉中掠拂。忽然，恍惚间却听见怪叫，聋二爬起来啊啊呜呜奔逃。遭作贱的小艾心想，二福子你这毛毛虫你这

不当家作主的。聋二蹶着拍着屁股，原来是灶里柴火掉出来烧糊他裤子。只当是小艾暗地下的手，聋二回头向她砸来烟杆。小艾将错就错砸去火钳，咣当一声打在门上。她捂嘴笑着吵：“该遭！回去挖稀泥巴让细脚婆把你捏造过。”

接下来，小艾把烟杆扔进灶膛，整整凌乱的头发，抱腿坐在那里默然。火光中那枯枯的黑黑的香香的附物宛然又在晃荡。“狗屁龙液香！诓人踩不透海深。”小艾自说。

实际那朵儿的下落是这样。

迎亲队伍中，新娘小艾拐拐新郎二福子，私下问：“啥味儿恁香？”二福子指指走在稍前的伴郎聋二的屁股，别在聋二腰后的烟杆悬吊的那朵儿，像知了在他臀部。小艾哼一鼻：“不稀奇。”

二福子说：“稀奇得不得了，谁摸一下就像摸了他老娘的光膀。”

身后喷呐吹得欢。小艾媚一眼男人：“我不信有恁稀奇古怪。”

二福子就说：“不信你向聋二要要看，要到手算你是仙姑下凡。我敢夸海口，假如你要到手，不出两三年，我就有弄你定居城关镇的办法。”

“鸡屎合乱头发！”

话虽不信，小艾却怀上侥幸心理，这一路上都在想方默条。喷呐吹到村上，小艾脱掉布鞋，叫男人也脱，一并拿去压榨猪食槽下面。石槽沉重，小艾说：“去叫聋二来帮一手。”一方土地一方风俗，喜日子穿过的鞋子存放栏圈，以后喂猪不害瘟。小艾看不准今生今世有多大出头日，一心指望做农妇顺利，有吃有穿有老公就够了。聋二吃力地搬起猪槽，小艾一手往底下塞鞋子，一手取他腰后的烟杆。果然聋二啊呜声张，小艾忙替他裹叶子烟，替他点火。顺

便,她将就点烟的火柴烧断烟杆下的麻绳,捧住掉落的坠物捂在胸前,喜欢得忘乎所以的样子。聋二望望她胸再望望她脸上的笑吟,略等片刻,就钻出猪栏去吃八大碗。

灶里火燃尽,门外传来嗷嗷咕咕的猪叫。小艾忙舀一盆食物端出去。交配过的母猪满地坝追咬种猪。小艾吆喝:“欺生!”举响竹吆母猪回栏。

较晚些时候,小艾把种猪牵回聋二家。月亮清爽,她步步踩着影子,老琢磨这就是我。村旁那旧斜的木房在迷朦中,小艾打窗外经过,能听见细脚婆给聋二讲故事的声音:“民国三十五年,这屋子格,值不起几个大洋。一顶轿,几个挂盒子炮的跟随,抬来一个操官话的城里妹子。那年头操官话的女人少有,更何况穿的是旗袍,涂的是胭脂。你没得见过,挂盒子炮的副官、卫兵都凶神恶煞,护送拢了就开溜……”

农忙过了打桐子。小艾猴似的爬在树上,举竿叭叭打,桐子叭叭落地滚一通。村后这一坡桐子树归聋二家,她来帮忙,是以工还工。无意间往树下望望,聋二正在树下往上看。小艾慌神儿高仰脖子。天空有老鹰盘旋。又想到二福子,她心里空空如被那鹰叼了去。

有只螻一屈一伸从这匹桐叶爬向那匹桐叶。一忽儿,小艾望见老鹰向村头大幅度俯冲。不是母鸡孵蛋的季节,村里没有小鸡捕食。小艾深知苍劲的鹰一定是俯视着了可叼的东西,于是呜嘘呜嘘吆喝着向天空挥动竿子。聋二一手掌握便溺,一手挥竹烟杆也吆喝起来。很突然,啊啊啊呜呜张张惶惶往坡下蹿。

小艾抱着桐树滑下地,只顾笑聋二神经质怕鹰叼。她在草丛石缝捡桐子,朝筐里一投一个准。蓝天云淡,完成了俯冲动作的老

鹰摇翅飞升老高老高。小艾正观鹰钩嘴无甚叼物，就听得聋二哭笑不似的怪嚎由村头传来。要真有事那才怪哉！小艾赶紧下山一看。聋二跪向家门一把泪一把涕甩，细脚婆散肢卧卧露天坝，遭老鹰啄开了天灵盖。看到这般情景，小艾恍然置身传说中，湿眶儿哽咽：“遭孽。”她用席子罩盖细脚婆。

傍晚，二福子搭末班车回村悼丧，人还走在堰渠坎子上，手已放响一挂火炮，夕阳在噼里啪啦声中衔山。小艾掩耳说：“往常捎恁多口信不回，今儿个一捎就回。”二福子没听清，只向聋二欠欠腰以示慰问，同时敬上一支过滤嘴香烟。聋二接过，栽在烟杆上抽，然后引进二福子立于棺材前默哀。棺材由两根长板凳抬起，下面点一盏阴灯。

夜来，村里男女老少照例要来“坐夜”，二福子花钱请来唢呐锣鼓吹吹打打，红白事照例都要办得热热闹闹。吃夜宵这下子，小艾帮忙端碗收盘，进进出出顾着裤摆扫灭了阴灯。要说这灯也不经风，土碗装菜油，搁一线蕊便是。一见黑了棺材下面，聋二不依教，一把揪小艾胸衣。小艾说：“我又没故意。”结果还是遭扔出门。是二福子屈膝点燃阴灯，聋二方罢休。

捱过半夜，小艾悄拉二福子回家睡觉。并即兴打一谜语：“城内城，城外城，城内死人，城外悼灵。”因生聋二的气，二福子一时想不开。小艾嗲说：“猜不出来 饶你无限期猜想。”关起帐子做毕事，她才开始呜呜咽咽。二福子反倒委屈说：“几回劝你进城暂住着，偏要单独死守泥疙瘩刨，看你有能耐刨出金银财宝？”

小艾不为这个心酸，她说：“我倒要问你，聋二那香朵儿呢？拿出来我过过目。”见二福子闷不作声，小艾又说：“暂住，拿我当临时工啊？我才不做夜壶受你提搁！倒不如暂时弄聋二进城，细脚婆

生前我和她说过，弄聋二去预制场，挑啊抬的，到月头也有百十块。”

“你倒会人事安排。预制场的工人不仅挑啊抬，要干许多技术活儿。教聋二听不见，坐办公室管账管资料他又目不识丁。再说，轻松干净的工作，这一向由小艺干着，要念过高中的才胜任。”

“几时把表妹弄去的？”

“你不去，不弄她去弄谁？”

倒也是，那些工人关饷的账目要人专门经佑。小艾想着，不言语。二福子试着问：“聋二的安排就搁起吧？”

小艾就说：“由你，你说搁起就搁起。”

天在刷粉亮。小艾压迫男人在床上多赖一会，起来送葬已经有些迟，细脚婆的棺木已经放入穴。聋二单腿跪于棺盖，举锄挖下三锄黄土以敬最后的孝道。然后由村民七手八脚埋坟。小艾见帮不上忙，拐拐二福子说：“想回去管理工场，去赶头班车还来得及。”

晨空依稀，有星子逗留。她刚把男人送上路，身后一声巨响。是聋二家老旧的木房垮塌。回望村头升腾的尘烟，二福子不加考虑说：“腾出一间房让聋二搬过来住。”

小艾认可：“你说腾就腾。”

炊烟和初冬的雾连在一起，缭绕屋前屋后，缭绕山野。聋二洗罢脚，轮番在裤管上搽干，趿起解放鞋去猪栏旁小解过，进屋吃过晚饭，歇下来过烟瘾。小艾拨开墙旮旯的枯草，剥捂闷得又黑又软的桐子。并捻捻聋二衣服，表示剥来卖到油坊或经营站，给他买几件穿的。她说：“再是聋哑，为一辈子人也该打整打整。不要总是买烟苗子，种来抽抽抽，冒的烟既不饱肚又不暖体。别以为钱拿我捏着，还有细脚婆捏着恁烂和。别想！你家这季桐子卖了我有安